

中國文學研究叢刊

紅樓夢

程



紅樓夢以為伴

彭柳青

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龔鵬程 著

紅樓夢夢

臺灣學
生書局
印行

紅樓夢夢

龔鵬程著。－初版。－臺北市：臺灣學生，
2005 [民 94]
面：公分

ISBN 957-15-1242-7 (精裝)

ISBN 957-15-1241-9 (平裝)

1. 紅樓夢－研究與考訂

857.49

94000966

紅樓夢夢 (全一冊)

著者：龔鵬程
出版者：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
發行人：盧保宏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郵政劃撥戶：〇〇〇二四六六八號
電話：(〇二)二三六三四一五六
傳真：(〇二)二三六三六三三四
E-mail: student.book@msa.hinet.net
http://www.studentbooks.com.tw

本書局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

印刷所：長欣彩色印刷公司

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
電話：二二二六八八五三

定價：
精裝新臺幣四〇〇元
平裝新臺幣三二〇元

西元二〇〇五年一月初版

自序

古人說：「男不讀水滸，女不讀紅樓」，言簡意賅，已說明了今天熱門的性別閱讀理論之精義。確實，男孩子喜歡看的書，硬是跟女孩兒不同。就像女生熱衷替洋娃娃換粧打扮、抱著絨布狗兒說悄悄話，男孩子則飛揚跳躍、舞刀弄棍那般。我小時喜歡讀的，正是水滸三國、平南掃北、征東征西、封神榜西洋記、天寶圖地寶圖、施公案彭公案、三俠七俠十三俠之類；讀到近視陡增，讀到課堂上被老師當眾撕書，讀到在書店被老闆趕了出來，讀到爸爸拿著棍子去書店打我，都不能減損一絲絲我看這些小說的興頭，迷得很咧！

可是，一碰到才子佳人，我就扔到一邊去了。什麼多情公子、才貌佳人，無非愁思啼痕、柔情蜜意。講的是雞毛蒜皮的瑣事，黏搭搭、軟趴趴，脂粉氣、娘娘腔，我一點兒都沒興趣。同學之間，也從沒聽說過有誰是看這種東西的。

《紅樓夢》，我應該是看過的，但毫無印象。不像《水滸》那一堆小說。那些書呀，我有些只在書店街門口站著瞄過一遍，至今就再也沒見著，可是四十年下來，依然印象深刻。《紅樓》卻不，完全不記得。所以後來頗以此為恥。特別是考上大學後，班上馬叔禮等人喜談《紅

樓夢》、說《未央歌》，我一概未讀，不免自慚形穢。因為據他們說，或我在各種書刊資料上都看到人們說，《紅樓夢》是非常非常好的小說，非常非常重要，甚或可能是中國最偉大的小說，所以好像我也非讀它一讀不可。

可是，讀《紅樓》真是太辛苦了。我不知讀了多少遍，都只讀到第五回。以後的，無論怎麼看，都看不下去。看了也永遠不記得，所以每次都得再從頭看起。看看去，除了知道賈寶玉跟林黛玉、薛寶釵談戀愛，後來出了家以外，其餘，俱屬茫然。這在我的閱讀經驗中簡直是奇遇。《紅樓》這部書，彷彿每次我讀時就升起壺公教費長房的法術：五里霧，把書跟我都罩入霧中。讀完以後，則如人剛從霧裡走出來，什麼也沒看見，只有一身霧氣，及滿心既迷濛又恍惚若有所經的感覺。

讀不懂，當然也就不喜歡。不過，老實說，也談不上喜不喜歡，因為根本就沒印象。

對此，我很困惑，也很感愧疚。幸而後來看胡適先生的資料，才知胡先生原來也跟我差不多，讀《紅樓》也屢屢不能終卷；後來成了紅學專家、一派宗師，《紅樓》也還是讀不下去。後來情況有點改變，是因高陽先生的緣故。

高陽的紅學，自成一格，曾出版《紅樓一家言》，確乎是縱橫博辯，自成一家的。且「千古文章未盡才」，他寫出來的，遠不及胸中所蘊之什一。每逢酒邊燈下，唾咳珠玉，那才真是妙緒紛綸哩！我偶侍談席，聽他談清史、說曹家，也是一頭霧水。勉力追躡，應和幾句，實在深以為苦。但他竟誤以為我懂得一點，常願找我聊聊。我不便過拂長者之意，只好再回頭去讀《紅樓》，同時並把各家紅學論著一一覓來研究一番，對勘辨證。反覆久之，乃稍得其賡理，

逐漸摸索出了些頭緒。

這時，我最有興趣的，就是這個「讀者」的問題。

歷來紅學家，都在大談作者。作者為誰、生平如何、為何寫這本書，是紅學自傳派索隱派的爭論核心。另有一部分，則是談作品：這本書的結構、寫法、主題、人物、修辭、美學等等。我卻因讀《紅樓》的經驗特殊，所以會特別想到：像我這樣的讀者，對此書有此等感受，跟其他人頗為不同，起碼顯示了男女閱讀有異，古代那些讀《紅樓》而甘為情死的女子，其讀書所見，即與我殊趣。而另一些人讀此書的看法也彼此互歧，詮釋完全不一。這些人為什麼會這樣讀這本書，又讀成這個樣？

這個讀者的問題，跟高陽先生想談的事，其實很不一樣。我想做的，是紅樓詮釋史或紅樓詮釋型態的梳理，也想藉此整理我讀《紅樓》時混亂的思緒。

由讀者閱讀與詮釋的角度看，《紅樓夢》的讀者會因不同時代、不同性別、不同思想背景、不同著眼點，而形成不同的觀點及詮釋結果，讀出許多不同的《紅樓夢》來。這雖然是一般閱讀活動的通例，但《紅樓》似乎格外特別，其原因，我猜是《紅樓》的寫法特殊，即真即假，是非兩行。故這種書籍與讀者特殊的互動型態，若仔細觀察之，不唯深具趣味，對「讀紅樓夢」這件事更可有深刻的了解，亦更可對閱讀與詮釋行為進行方法學的探討，具有高度的理論意涵。

不過，因我雜務太多，歧路亡羊，紅樓夢詮釋史，迄未寫成，只因緣際會寫了〈紅樓猜夢〉等文。加上高陽先生逝世，相與快談《紅樓》之機會漸少，故亦漸懶於理此藝業。而並世紅學名家，於此書雖各有卓見，但我既與大家均不同調，是以也不妨緘言默爾。那些論《紅樓夢》

的稿子，雜七雜八，遂一直閑置篋中，未予整輯成編。

去年六月，辭掉佛光大學校長一職。十年辛勤，建此大覺，一旦棄去，回首之間，殆若夢然。大觀園、乾淨土，繁華熱鬧，群賢畢至者，轉瞬已再滄桑。而於此謠諑謗詬、巷議街談蜚集之際，重讀我那些談紅樓論風月的文章，便別有一番滋味了。爰輯舊製，以供世之讀《紅樓夢》者參考，亦以此思往事而念舊遊也。

二〇〇四年元旦，誌於雲起樓

紅樓夢夢

目次

自序·····	i
高陽的紅學·····	一
遙指紅樓：夜訪高陽於《曹雪芹別傳》發表前·····	七
靖本脂評石頭記辨偽錄·····	二五

紅樓猜夢：紅樓夢的詮釋問題·····	四一
所謂索隱派紅學·····	六九
紅樓夢與儒道釋三教關係·····	一一一
紅樓情史·····	一四七
讀紅樓夢札記·····	一六七
憐花意識：文人才子的心態與詩學·····	一九三
香豔叢書裡的紅樓夢·····	二二七
《香豔叢書》書影·····	二三九

高陽的紅學

高陽先生對《紅樓夢》的研究，在一九七七年曾出版《紅樓一家言》。同時期並寫了《紅樓夢斷》系列，共四大冊：《秣陵春》《茂陵秋》《五陵遊》《延陵劍》。

在這批研究及小說創作中，高陽基本上接受了胡適以來自傳派的研究成果，認定了《紅樓夢》的作者就是曹雪芹，而《紅樓夢》所描述之情節故事即為曹氏所曾親身經歷的家族事蹟（或以其家族事蹟為其創作素材）。但他反對自傳派對後四十回的看法。他認為從小說創作經驗來看，後四十回絕不可能是高鶚所續的，應該仍是曹雪芹所寫，或基本上已有稿本，後人再據以增改。因為小說情節起伏呼應，絕非續書人所能處理，故「斷無人可續紅樓」。

此一時期，高陽對《紅樓夢》另一個重要見解，應該是對蘇州李家的重視。當時他與趙岡討論，認為「寧國府影射李煦一家」，並在所寫小說《紅樓夢斷》中以李家為藍本，發展其人物與情節。例如鼎大奶奶甚似蓉大奶奶、李鼎甚似賈蓉、李煦甚似賈珍。在一九八〇年他繼寫《曹雪芹以副貢任教正黃旗義學，因得與敦氏兄弟締交考》更提出脂硯齋應是李鼎的猜想。

近年紅學研究對蘇州李家的重視日增，皮述民先生甚至有「蘇州李家半紅樓」之說，認為

李鼎、脂硯齋、寶玉三位一體；又說李家與曹家均在雍正時被抄家，但抄家時曹雪芹才五歲，曹天佑才十二歲，李鼎卻已二十九歲，故李鼎比曹雪芹、曹天佑更有資格成為寶玉。或許李鼎已寫了部分稿子，曹雪芹再予以修改而成為現在這個樣子。趙岡先生也主張「金陵十二金釵」之來源可能並不在金陵而在蘇州。因李煦家被抄時全家僅餘十人，但據稱李煦樂善好施，喜收養孤兒，抄家時家中仍有十五位被李煦收養的孤兒，其中有十一女四男。後來這些人均發賣為奴，賣至年羹堯家；次年，年羹堯敗，又遭抄家，又被賣。二年之內，兩度遭賣，此真薄命也。十二金釵可能即以此為藍本，故《紅樓夢》中寫林如海為姑蘇人士時，即有一脂批云：「十二金釵正出之地」。凡此之類，高陽早年的說法，應有對之推波助瀾或導夫先路的作用。

在這個時期，高陽對曹家當然也是重視的。《紅樓夢斷》中曹家與榮國府有明顯的對應關係，例如曹太夫人與賈母、曹頌與賈政、馬夫人與王夫人、芹官與寶玉、曹震與賈璉、震二奶奶與璉二奶奶、季姨娘與趙姨娘、棠官與賈環、秋月與鴛鴦、楚珍與金釧、春雨與襲人、小蓮與晴雯、錦兒與平兒等等。可見這個時期高陽的紅學見解，基本上是自傳派的發展，環繞著曹雪芹及曹府家族史來展開。

但從兩個方面，使得高陽逐漸脫離自傳派曹學的陣營，而另闢了蹊徑。

一是從他小說家的身分與寫作經驗，反對把小說跟曹氏家族史、曹雪芹個人生活史直接關聯或對應起來。像周汝昌先生那樣，完全把小說視為自傳紀事，高陽是極為反對的。他認為小說是小說，經歷是經歷，寫小說的人當然可能有其素材，但小說與素材之間絕對不會是一對一的對應關係，因此小說並非歷史。同時，寫小說更可能有文學上的創造性，例如林黛玉、薛

寶釵應該就是曹雪芹的創造物。

如此論小說，就使得他鬆開了《紅樓夢》與曹氏家事史之間的關係，不再成為「曹學」陣營中的人物。

另一條路，是他對近期發現的曹氏史料大多持存疑的態度，例如吳恩裕先生所相信的香山健銳營曹雪芹舊居；端木蕻良所據以刻劃曹雪芹形象的《廢藝齋集稿》；以及被海內外眾多紅學家信賴依憑的靖應鵲藏《紅樓夢》批本，他都認為是假的。不相信這些新出曹氏資料，無疑使他不再繼續深陷曹學的泥沼中。

此外，他認為書名應該本來就叫做《紅樓夢》，後來才改為情僧錄、石頭記、風月寶鑑等。這可以說明他非常重視此書「夢」的意涵。但這個夢，並不如一般紅學家所說的，是指曹家在金陵所曾經歷過的一段彷若夢幻的富貴榮華生活。而是指隱藏在金陵舊夢中的另一個夢。因此，在寫畢《紅樓夢斷》之後，高陽就不再針對江南的昔日李府再多著墨，逕自轉移到對另一個夢境的刻繪上去了。這一轉，當然也就轉出了一般曹學的範疇，不再談江南織造局，不再論相關奏摺、檔案及曹府家族人事關係。

高陽所認定的另一個夢境，是指曹家在雍正六年被抄家，返京歸旗以後，曾經一度又家道中興，曹頌起復，調升為工部郎中。但好景不常，乾隆十四年又再度被抄家，家族地位完全敗落。在第一次抄家時，曹雪芹畢竟太小，感受不深。而此次跌倒後又爬起，再重重垮下去，這種感受才是真正強烈的。故《紅樓夢》要寫的，就是這「夢幻天恩」之經歷。

高陽對曹家中興的看法，基本上是接受了周汝昌的見解，但對曹家為何中興，以及中興又

敗的解說，卻與其他人都不一樣。因為他「發現」了一位與曹家興衰關係最密切的人物：鑲紅旗王子福彭。

發現福彭，是高陽後期紅學最重要的一個特點。他在〈紅樓夢中元妃係影射平郡王福彭考〉中認為紅樓之紅即指鑲紅旗王子福彭。福彭是曹雪芹的表哥，與乾隆關係極為親密，曹府之中興即由福彭之故。待福彭中風死後，曹家禍不單行，遂因和親王府失火而被革職抄家。

由於發現福彭，使得高陽的紅學開始與索隱派接上了線。怎麼說呢？一是對福彭的解釋，使用了索隱派慣用的拆字、猜謎、影射諸說，而且還涉及紫薇斗數的推算，討論福彭的八字，使得整個說解狀況極為類似索隱派。其次，索隱派與自傳說最大的不同，在於自傳說視《紅樓夢》為寫實小說，索隱派則堅持此書有虛實兩層，一為表面敘述的故事，亦即「假語村言」的部分；一為隱藏在表面語言之下之內的另一真事真意，亦即「真事隱」的部分，所以《紅樓夢》是非寫實的。高陽完全接受這個觀點。所以他說《紅樓夢》明寫金陵，暗指長安；說它既為索隱又為自傳。

如此一來，《紅樓夢》之中便不只有個人生活史或家族史做為其素材、供其影射，更可能有國政大事為其材料、任其影射。高陽說賈太君中有康熙的影子、寶玉有廢太子允礽的影子，都屬於這一種情況。為了說明這一點，高陽也接受了索隱派紅學對《紅樓夢》可能涉及雍正奪嫡之事的講法。

高陽之紅學，大抵如此。欲知其詳，仍應去看他兩本紅學專論與十二冊小說，我此處所談，不過是略挈其綱領而已。昔年他構思《曹雪芹別傳》時，喜歡拉著我談他的考據與發現，我的

紅學興趣也深受他影響。但他去世後，聯合報辦高陽研討會，卻是康來新先生寫出了〈高陽的紅學〉，對高陽之紅曹研究，有很不錯的討論。現在，康先生主辦紅樓夢博覽會，命我來談這個題目，我之感慨當然也是很多的。

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九日紅樓夢博覽會講稿

· 夢夢樓紅 ·

遙指紅樓： 夜訪高陽於《曹雪芹別傳》發表前

人生有許多享受，聽高陽先生快談紅樓夢，自屬其中之一。他掀唇拊掌，雄辯滔滔；他寢饋文史，浸淫至深；他更有千萬字以上小說創作的經驗，甘苦遍嚐，對小說創作之體會，當世論紅樓，恐無出其右者。

但是，即令如此，他還是承認他早期許多對紅樓夢的見解不太成熟，「為學譬如積薪，後來居上。那些文章都收在聯經出版的《紅樓一家言》裏，現在看來當然會有些錯處，但我從不諱言。學術是天下公器，我不僅希望得到旁人的批評和指正，我自己更是不斷尋求突破，不惜以今日之我批判昨日之我。」他非常誠懇地說。

突破，不只是高陽一人的事，自民國六十三年余英時發表〈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——一個學術史的分析〉（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二期）一文，即已意味著紅樓夢研究已從內部激生了迫切尋求突破的努力。希冀在自傳、他傳、虛構等各派說法中，尋找出一個新的「典範」（paradigm）。

如今，高陽先生聲稱他已找到一條線索，由這條線索，更可以建立「新紅學」。——既謂之為新，則必不同於過去的研究方向，而這一方面，能否帶來新而合理的發現，正是我們所關心的。這條線索，主要是指鑲紅旗旗主平郡王福彭和曹雪芹及紅樓夢創作的關係。

康熙曾作主把曹寅的長女許配平郡王納爾蘇，雍正四年七月納爾蘇因案削爵，由長子福彭承襲，他就是曹雪芹的親表兄。雍正六年曹家抄家歸旗，返回北京。不久福彭得雍正重用，任大將軍、入軍機，又與乾隆交往甚密；乾隆即位後，其權力之大，一時僅次於莊親王允祿。所以曹家也因福彭的關係，有過一段美好的「春天」，曹頌並復起調陞為工部郎中。然而，好景不常，君恩難恃，福彭在乾隆十三年十一月驚悸中風而死，十四年正月曹頌即因和親王府失火而遭嚴譴，再度抄家。

陷於窘境の曹府，為了打開家族的困局，乃由曹雪芹捐監生下場，希望博一科名，重振家聲。不料事與願違，鄉試僅中副榜，不能聯翩春闈，只好以副貢資格考入八旗義學擔任滿漢教習。落拓淒涼中，對這段切身經歷有著極深的感愴，遂開始寫作紅樓夢。

紅樓一書，述三春之榮華、寫天恩之幻夢，當然會牽涉到福彭和兩朝的許多隱私；並因此而遭到平郡王府及一切有關人士的阻止。這些壓力包括嚴苛的威脅、利誘和折辱，但紅樓夢終於還是寫出來了。為了換取怡親王府、平郡王府的認可，他也曾一再修改稿本，隱去真事、變更書名，卻始終未能使平怡二府滿意。十年辛苦，字字血淚，竟落得淚盡而死、無法印行流傳的命運，對一位作家來說，還有比這更慘的嗎？

「這就是我對紅樓夢創作的看法，」他長吁了一下，燃起一根烟，把烟噴到我臉上：「去